

列 宁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人 民 水 版 社

A22
14

A22
14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1909年6月8—17日〔21—30日〕)

人 民 大 学 社

列 宁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19,000字

1976年6月第1版 197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1076 定价 0.08元

目 录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公报	1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问题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12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杜马活动方面的任务的 讲话和决议草案	14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决议	18
1. 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	18
2. 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	23
3. 关于离开党单独召开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或 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的宣传	26
4. 关于在国外某地的党校	27
5. 关于断绝和马克西莫夫同志的关系	29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¹

(1909年6月8—17日〔21—30日〕)

关于《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 会议的公报

读者在下面可以看到最近一次《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议全文。参加会议的有：四个《无产者报》编委，三个在彼得堡、莫斯科省（俄国中部）和乌拉尔的地方组织工作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五个中央委员（布尔什维克）。

会上展开的争论无疑对全党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次辩论，布尔什维克派的领导机关近来一贯执行的、最近在一部分自命为布尔什维克的同志中受到不少攻击的政治路线，就十分清楚并且相当完整了。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派有两个代表同志参加，双方都做了必要的说明。

鉴于上述情况，《无产者报》编辑部将尽一切力量

整理和出版一份尽可能完整的会议记录。在这个公报中，我们只想谈谈在某种解释中可能引起而且已经引起国外同志误会的几个问题。其实，详尽而又十分明确的会议决议，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会议记录将为透彻了解整个决议提供充分的材料。发表这个公报的目的，主要是指出这些决议对于派别内部的意义。

首先谈谈《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

对于决议中直接反对召回主义的那一部分，反对派的代表在会上其实并没有表示重大异议。反对派的两个代表都承认，既然召回主义形成一定的派别，那就离社会民主党愈来愈远，召回主义的某些代表，尤其是召回派的公认的领袖斯塔·²同志，甚至还有了“某种无政府主义的气味”。会上一致认为，必须同召回主义这种派别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至于最后通牒主义，情况就不同了。

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在会上自称是最后通牒派。他们两人在决议付表决时，提出书面声明说，他们是最后通牒派，决议提出同最后通牒主义划清界限，这对他们来说，就是要同自己划清界限，因此他们不能同意。后来，又有一些决议在反对派反对的情况下被通过了，于是反对派的两个代表发表书面声明说，他们认为会议的决议是不合法的，会议通过这些决议，就等于宣布派

别的分裂，他们将不服从和不执行这些决议。这件事情，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谈到，因为这件事使一个反对派的代表马克西莫夫同志正式脱离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在这里，我们想从另一方面来讲讲这件事。

评价最后通牒主义其实也同评价那个叫做召回主义的彻底的最后通牒主义一样，可惜的是我们根据的材料主要不是书面的，而是听到的。直到现在，无论是最后通牒主义还是召回主义，都没有体现在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纲领”中。因此，在观察最后通牒主义时只好根据它的下面这种唯一具体的表现，就是它要求向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它必须具有严格的党性，服从党中央的一切指示，否则就放弃代表资格。但是，事实上还不能断言，这样说明最后通牒主义的特征是**完全确切**的。正因为如此，参加会议的两个最后通牒派其中的一个马拉特同志声明，这种说明不符合他的情况。马拉特同志认为，近来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活动有了显著的改进，因此，他并不主张现在就向它提出最后通牒。他只是认为，党应当用各种办法对杜马党团施加压力，直到向它提出上述的最后通牒。

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在一个派别内共处，当然是可能的。**这样的最后通牒派**会随着杜马党团活动的改进而把自己的最后通牒主义完全取消。**这样的最后通**

牒主义不是排斥，相反地，是要求党进行长期工作，帮助杜马党团改进它的工作，是要求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工作，来巧妙地利用杜马活动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既然杜马党团活动显然有了改进的趋势，那就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朝这方面努力。这样，最后通牒主义也就会渐渐失去它的实际意义。同这样的最后通牒派布尔什维克是谈不上分裂的。《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决议和《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的决议所说的划清界限，对他们也未必适用。这样的最后通牒主义只不过是对于某一实际问题的不同提法和不同的解决方法而已；这里并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原则分歧。

决议认为作为党内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主义必须与之划清界限的最后通牒主义，却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最后通牒主义（目前它无疑是存在的）是不要党及其中央机关对杜马党团进行长期的工作，不要党在工人中间进行长期的耐心的工作，来巧妙地利用第三届杜马提供的丰富的宣传材料。这种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要党对杜马党团进行积极的、创造性的工作。这种最后通牒派的唯一武器就是最后通牒，他们要党把它当作一把利剑，放在杜马党团的脖子上，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用它来代替西欧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顽强的学习而积累起来的、真正根据革命的精神利用议会制度的全部经验。要在**这种最后通牒主义和召回主义之间划清**

界限，是不可能的。共同的冒险主义思想把他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革命派别的布尔什维主义，必须同这两者划清界限。

但是，会议说的这种“划清界限”，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反对派的某些代表硬说，会议宣布了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这是否有任何材料可以证明呢？没有材料可以证明。会议的决议声明，在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出现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及其明确的策略的派别。代表布尔什维主义的是我们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派。派别并不等于政党。政党可以包括许许多多不同色彩的派别，其中极端派相互之间甚至会有尖锐的矛盾。在德国党内，除了考茨基的鲜明的革命派之外，还有伯恩施坦的极端修正主义派。派别则不同。政党内的派别是由思想一致的人组成的集团，其目的首先是朝一定的方向影响党，使党尽可能完全实行自己的原则。为此，就必须要有真正的思想一致。任何想要弄清布尔什维克派内部冲突这个问题的真相的人，都应当懂得我们对党的统一和对派别的统一的要求是不同的。会议并没有宣布派别的分裂。如果地方工作人员认为，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工人从组织中驱逐出去，甚至把有召回派分子的地方的组织立即解散，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我们提醒地方工作人员，千万不要采取这种办法。召回派在工人群众中间还没有形成

独立的派别。召回派企图独立百决，蛮干到底，那就一定会走向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只要拥护工团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比较彻底一些，那就是自绝于派别，自绝于党。如果把有召回主义情绪的可能是大批的工人都算成这一类人，那是很荒唐的。产生这种召回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了解杜马党团的活动。同这种召回主义斗争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方面，向工人广泛地全面地介绍党团活动，另一方面，向工人提出对待党团和影响党团的方法。例如，在彼得堡，只要杜马代表同志同工人举行一些座谈会，就可以大大削弱那里的召回主义情绪。因此，必须尽力避免同召回派在组织上分裂。只要稍微坚决彻底地跟召回主义和同它相近的工团主义进行思想斗争，很快就会使各种关于组织分裂的议论成为无稽之谈，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使召回派的个人和集体脱离布尔什维克派，脱离党而已。

《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的情形也是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最后通牒主义，同会议再一次表明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是完全不相容的。在各项基本的原则性的决议通过以后，他声明说，他认为这些决议是不合法的，尽管通过这些决议时是十票对两票，而有些决议则是一票反对（马克西莫夫）、一票弃权（例如，《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的整个决议）。当时，会议就通过一项决议，声明会议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

一切政治活动不负任何责任。问题很清楚，马克西莫夫同志既然坚决反对会上绝大多数人通过的一切原则性的决议，他就应该知道，他同会议已经失去了**思想上的一致**，失去了**党内派别存在的这一基本条件**。不但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还坚决声明说，他不仅不愿意执行这些决议，**而且也不服从这些决议**。因此，会议也不能对马克西莫夫同志的政治活动负任何责任，会议还声明（见圣彼得堡代表米·托·3等人的声明）：“这里的问题不是派别的分裂，而是马克西莫夫同志退出了《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①

我们认为，还必须使同志们特别注意会议的下列决议：《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任务》和《关于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对杜马活动的态度》。这里重要的是，正确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党的路线”以及对一般合法机会特别是对杜马讲坛的态度这两方面的问题的提法。

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

^① 马拉特同志也曾经声明：他将不执行会议的决议，但是服从这些决议。马拉特同志还特别声明：他认为，同召回派进行同志式的思想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不赞成同召回派进行组织上的斗争和使布尔什维克派分裂。至于一般地谈到组织上分裂的问题，那末从会议“关于国外某地的党校”的决议⁴中可以看出，在这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⁵的拥护者进行了分裂活动，因为办这所学校无疑是企图建立新派别**的思想和组织上的新中心**。

是同两种**取消主义**——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和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进行斗争。来自右面的取消派说：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不需要的，社会民主党活动的重心应该完全或者几乎完全放在利用合法的机会上。来自左面的取消派则完全相反，他们说：在他们看来，党的活动中并不存在合法的机会，无论如何要进行秘密活动——这就是一切。这两派大致一样，都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取消派，因为在目前历史所造成的情况下，不去把合法的和秘密的工作有计划地适当地**结合起来**，“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根本不可能的。大家知道，右的取消派在孟什维克派当中特别猖狂，在崩得当中多多少少也是这样。但是，近来在孟什维克中间有一种回到党性上面来的值得注意的现象，这不能不受到欢迎，正如会议决议所说的，“该派别的少数”（孟什维克中的）^①“在彻底看清了取消主义的道路以后，已经毅然决然地声明反对这条道路，并替自己的活动重新寻找合乎党性的基础”^②。

布尔什维克应当怎样对待这部分目前人数还不多的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的孟什维克呢？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应该竭力接近这一部分马克思主义的

① 决议所说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分裂”是指普列汉诺夫同志退出该报编辑部，根据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声明，他不得不退出的原因完全在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的取消主义倾向。

有党性的护党分子。这决不是说抹杀我们同孟什维克在策略上的分歧。对于孟什维克离开革命社会民主党路线的行为，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很显然，这决不是说把布尔什维克派融化于党内。布尔什维克在夺取党的阵地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但是在这方面今后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作为党内一定的思想派别的布尔什维克派，应当照旧存在。但是，应当牢牢记住一点：会议决议谈到的“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责任，现在主要落在甚至完全落在布尔什维克派的肩上。目前，党的工作，全部或者几乎全部（特别是在地方上）都是布尔什维克担负的。这些坚定地彻底地保卫党性的人，现在担负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吸引一切有利于党的建设的人参加党的建设工作。在目前这种困难的时期，如果我们不向其他派别的那些维护马克思主义和党性、反对取消派的护党分子伸出手来，那真是一种犯罪行为。

这种立场，会上的绝大多数人，包括所有地方组织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在内，都认为是正确的。反对派却摇摆不定，不敢采取明确赞成我们或者反对我们的立场。尽管如此，马克西莫夫同志却因为会议采取了这样的路线而责备会议“背叛了布尔什维主义”，采用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等等。我们对此只回答了一点：请你最好在报刊上，向全党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派，把这些

话公开地谈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再一次揭穿你的“革命性”的真正含意和你“维护”布尔什维主义的行为的实质。

我们建议同志们注意会议《关于……对杜马活动的态度》的决议。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了“合法机会”的问题同各种色彩的取消主义的密切关系。现在，反对来自左面的取消主义，同反对来自右面的取消主义一样，也是必要的。议会迷同召回主义一样，都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所深恶痛绝的，在议会迷看来，整个党组织归根到底应该把工人集中起来利用“合法机会”，特别是进行杜马活动，召回主义则不了解利用合法机会对党，对党的利益有什么意义。会议的决议认为利用合法机会对于党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这些决议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把合法机会和利用合法机会看做独立存在的目的，而是处处把它们同秘密活动的任务和方法密切**联系起来**。这种**联系**现在特别值得注意。决议对这一点已经做了一些**实际的**指示。但是，这仅仅是指示而已。一般说来，现在与其谈“合法机会”在党的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占居什么地位，不如谈如何利用现有的“合法机会”对党最有利。党在多年的地下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秘密工作的经验。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就不能这样说了。在这方面，党，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做得还不够，今后必

须比过去更加注意、更加主动、更加努力。我们应当学习利用合法机会，并且要象过去和现在我们学习秘密活动的方法那样，顽强地学习。会议号召一切珍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利益的人，都这样顽强地进行工作，为党的利益而利用合法的机会。

我们对党的秘密工作的态度依然不变，当然也不应该变。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压倒一切的基本任务。只有使党巩固了，我们才能为党的利益来利用那些合法机会。现在应该特别注意正在工业中心形成的工人集团，对党的工作的总的领导应该转到（而且正在逐渐地转到）这些工人集团手中。我们在各方面的活动中应当集中一切力量促使这些集团产生真正有党性的社会民主党的干部。只有这样，才能确实保存和巩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1909年7月3日（16日）
《无产者报》第46号附刊

关于布尔什维克在党内的 任务问题的讲话

(6月11日〔24日〕)

我认为，用不着一百次一千次地从实质上回答马克西莫夫同志，就是说，用不着反复地向他说：他在脱离我们，在建立一个讽刺画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或者通神的召回派。这一切在《无产者报》上已经谈过，发表过，反复地讲过，着重地指出过。我现在要说的只有一点，就是请你把你在这屋子里说的一切刊印出来，——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停止这一场进行了三天多的无谓争吵，才好进行一场思想斗争。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印出来，说什么我们是“新布尔什维克”，“是新《火星报》所说的”“新无产者报派”（实际上是孟什维克），说我们“倒退了两步”，我们“在破坏俄国革命最珍贵的遗产——布尔什维主义”，请你把我从你的发言中记录下来的这一套印出来，这样，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大家指出，你就是一个讽刺画中的布尔什维克。请你把你下面这些话刊印出来，说什么我们——我又引

用你的话——“如果当了普列汉诺夫的俘虏，就会在新的高潮中毁灭政治生命”，我们“将在长期反动的情况下取得胜利”，请你把这些话刊印出来，我们好再一次对布尔什维主义同“通神的召回主义”的区别作出对党有益的说明。既然你拒绝这样做（从1908年8月起，我们就在编辑部的会议上正式建议你出一本小册子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你却对我们的公开挑战置之不理），拒绝公开斗争，继续在内部争吵，那我们就不得不设法把你从我们的派别内（不是从党内，而是从派别内）直接划分出去，使你公开发表意见，以便进行思想斗争，使党学会许多东西。

1934年第一次载于《〈无产者报〉
扩大编辑部会议记录》一书